

□蔡娴

几年前,在公交车上,我遇到个老奶奶,她本来要投一块钱却拿错放进去了五块钱,“我投错了,咋办?”老奶奶急得满头大汗,说话的声音微微颤抖。“你说你投了五块,我又没看到。再说我又不能私自打开投币箱啊。”司机表示爱莫能助,老人家无助到极点,竟然哭了起来。有个小女孩从自己的包里抽出五块钱,递给老奶奶:“老奶奶,您没有投错,是钱掉地上了。”

老人停止哭泣,抬头看了眼前这张纸币,握着小女孩的手说:“谢谢你,小丫头,可是这张钱不是我的,我的钱没有这么新。”

欲念是本能,善良是选择。当善良遇到了体谅便是这世上最美好的人性。

清晨,我在马路边看到一个卖包子的流动摊贩,因为客流量过多,女人多找了钱,一路追着客人跑,不知道是真的听不见还是摩托车开得太快,拐个弯就追不上了,那女人追得太急狠狠摔了一跤,流了好多血,女人边哭边骂自己丈夫是个瞎子。她的老公涨红了脸,轻轻地把女人扶起来,再重重地抽自己一巴掌。

我曾在冬日里遇到过一个小孩,背着破烂不堪的书包,破旧的牛仔褲和已经发黄的上衣,在路上低着头走了一圈又一圈。我跟朋友把车开到她的身边,朋友问:“小朋友,这么冷还不回家,在路边干嘛呢?”“姐姐,我钱丢了,有一百多块钱。”“快回家吧,又不是很多钱。”小女孩哽咽着说:“这是我奶奶捡几个月空瓶子换的钱,是给我买复习资料的。”

朋友从小生活优越,不太理解这种行为。

甚至这些故事一些人听了会觉得,就这么点钱至于吗?五块钱只是一杯饮料,十块钱只是一集电视剧会员,一百多块钱只不过是顿饭,但是对于她们来说这些钱是她们生活的希望。不少人太喜欢以己度人,你看惯了有钱人的灯红酒绿,习惯每天路过繁华的街道和豪华的高楼大厦,买的是专柜的高档用品,就会觉得人间的贫苦不存在。

我们要仰望天空,更要尊重尘埃。

说钱不重要的人大多心智尚未成熟。一位作家曾说,吃着父母从菜市场买回来的菜是体会不到什么是生活的。其实,在他人做好的柴米油盐里,把自己架空成不食人间烟火的仙子也一样理解生活。

我从小对钱的挣取并不强烈,虽然出生普通家庭,但是我父亲从来没有亏待过我,甚至让我上大学的那段时间,有的时候生活费还多拿两次。直到有天暑假回家,看到我妈在算每个月开销,巴不得一分钱折成两分钱用,看到往日很骄傲的父亲在老板面前百依百顺的无奈,我才知道我之所以过得轻松,是因为有人在背后替我承受那份重担,从那次起我很少抱怨生活的不如意。

我有天晚上出门散步,人行道上几个工人正在进行类似下水道还是电缆之类的作业,已是九点多,顶着小雨爬上爬下。接着走,人行道上绿化带有两个黑影,走近一看是两个环卫工人在清理杂草,钟表已经指向十点,为什么不能明天再继续工作?也许是工作吧?走在这人来人往车流不息的路上,我却看到了每个人都不容易。

当你承受不了痛苦抱怨时,可能还有人为你承受着更大的痛苦并护着你前行。我是多么希望身边的人都能珍惜生活,努力生活,少把抱怨当习惯。

想来,人这一生无非在做两件事:谋生,谋爱。没有钱,委屈肉身;没有爱,折磨灵魂。好好做事,营养肉身,好好做人,丰满灵魂。人的一生要知足感恩,生活就是用一两分钟的甜,冲淡那七八分钟的苦,一路谋生也要用真心去爱人。

一起幸福

□赵自力

上个月请了年休假,我利用难得的机会去看了两个朋友。

勇是我以前的同事,在县城教书,后来到一所农村学校支教。我到学校时,勇正在批改作业。他和我热情地拥抱,显得非常高兴。办公室尽管简陋,却收拾得干干净净。办公桌上除了一摞作业本,还有一些书籍。写字板下面压着的条幅格外显眼,上面写着“不忘初心”几个遒劲有力的颜体字。

“还习惯吧?”我笑着问。“是呀,早就习惯了。”勇说,“这里的孩子非常听话,也很努力。”“有啥打算吗?”“有呀,明年就满一年了,我想再续签几年,因为我已经爱上这里了。”我以为勇会说什么时候回城里,他的话让我感到意外。“你不知道,这里太需要我们这些年轻教师了,学校教学设备都配齐了,就是年轻教师太少。”我还在琢磨勇的话时,他要去上课了,让我在办公室等他。我随手翻开作文本,看到上面满满的都是红色的批注,每一篇批改都十分详细。桌上有个玻璃瓶,里面装满了幸运星,我想应该是学生们送给勇的。办公室还有一个小小的图书角,有很多课外读物,大部分来自勇的藏书,那上面还有他的笔记。我倚在门口,听着勇抑扬顿挫地讲课,还有学生们琅琅的读书声,我知道,勇把梦种在了那里。临走时,勇和他的学生们一起送我。望着后视镜里越来越远的他们,我感到眼眶湿湿的。

几天后,我看望了老夏。老夏是我以前的帮扶对象,后来工作调动了,有新的干部去帮扶他。但我和老夏很投缘,经常微信联系。到老夏家时,他非常高兴,茶还没喝完,就拉着我去看他的苔洞。洞就在屋后的石壁上,洞口不大,刚好能容一个人弯腰进去,里面已经放了好几袋红苕。“孩子们过年回家,都想吃老家的红苕,所以今年就凿了个山洞,想吃只管拿就是。”老夏说起来眉飞色舞,“村里的乡亲们也把苕送来了,就是想给孩子们留口新鲜苕。”老夏自脱贫后,靠篾匠的手艺把日子越过越好。村里群众环保意识提高了,纷纷来老夏家定做各种竹器,听说老夏的竹编农具都卖到网上去了。老夏乐呵呵的,我知道,老夏的幸福日子来临了。

回家后,我把“愿你幸福”的短信发给勇和老夏,没想到他们都回复我“已经幸福了”。



□蒋福梅

那夜,圆月清澈明净,洒下无数银辉,所有的事物都沐浴在祥和与宁静里。

龙盘石上,一群少年却愁眉苦脸,因为《四下河南》在公社礼堂的演出已接近尾声,若再不去看,将永无机会。这已是小伙伴们第三次聚在一起商讨对策了。大家都沉默着,呆呆地蹲在那里,好像眼前的这块黑乎乎的地方有无尽的风光似的。我作为小伙伴的“政委”,也是一筹莫展。只好让大家各抒己见,再商对策。经过七嘴八舌的讨论,最终想出三个办法:在检票口,快速地从大人的腋下顺着溜进去;每人从家里拿半斤米,换钱买票;撬折耳根,卖钱买票。最后反复衡量,决定采用第三个,又保险又安全。

第二天一大早,伙伴们人手一弯新月,一个篲箕。拿出平时爬坡上坎,翻山过沟的本领,开始在田埂间的枯草丛中搜索。时值正月,那年的春来得特别迟,一眼望出去还没有“草色遥看近却无”的朦胧,只是灰蒙蒙中有一点温润的气息。伙伴们蹲的蹲,趴的趴,眼睛眨也不眨地寻觅着,手里的新月在地上不停地划拉着。

“哇,我找到了!”二炮大叫一声。我们迅速丢下手中的东西,围到二炮周围。“二炮眼睛亮啊!”“好大一根!”伙伴们不自主地啧啧称赞。伴着众人的目光,二炮把那根折耳根撬了起来。猩红猩红的,肥嫩肥嫩的,虽然才长出两片叶子,但它已经让我们看到了六张电影票的希望。大家欢呼雀跃,分散开去,继续忙碌着,到了晌午时分,我们已经把高石口所有的土地都“丈量”了一遍。估计差不多了,我把大家的收获集中起来,好沉好沉呀!居然有小半篲箕。抱着小篲箕,我们兴冲冲地来到正街的百货店,因为店老板是街上最有钱的人了。当知道我们的来意后,老板江书华笑眯眯地点头:“这折耳根很新鲜,好啊,你们几个娃娃,知道自己想办法。”我的心里乐滋滋的,其他几个小伙伴嘴巴咧成豌豆角,辛苦总算没有白费呀!不料江书华用手抓了抓折耳根,不无遗憾地说:“哎呀,可惜了,太可惜了,这么嫩的折耳根把根挖断了,我还是不要了,你们等到赶场的时候卖给别个吧!”犹如晴天霹雳,赶场还有两天呀,谁还会买?关键是演出队明天就走了呀!好说歹说,最后江书华用六分钱买走了市场价本该两角钱的折耳根。

这场戏的票价是五分钱,六分钱只够买一张票,这张票到底谁去看呢?最后大家决定,由我去看戏,看完后,再由我演给其他人看。

那天晚上,我深知自己是带着特殊任务去看那场戏的,因此特别专注。闭幕后,回家后躺在床上,我辗转反侧,难以入眠,台上人物的一招一式在我的眼前不住地晃悠,他们的愤怒与冤屈在我的心中奔涌,他们的台词几欲从我的嘴里蹦出。月光皎洁,照在格子窗上,外面仿佛白昼,哎,这恼人的月光,照出少年的愁滋味!

为了把包公演得逼真,我把柴锅底下的锅烟灰刮下来用纸包好,只等上场。第二天晚上,到了该我为伙伴表演的时候了,恼人的月光又亮起来了,除了忐忑与担忧,这次我的心里多了些小期待。

我走到目的地,来观戏的人不止五个小伙伴,已远超我的想象,怎么办?我只能硬着头皮上,我用锅灰上好了妆,站到戏台上(龙盘石):

包公:升堂!威武!带原告上堂,堂下何人?状告何人?又为何披麻戴孝?

琼瑶:大人,小女姓名琼瑶,巴州仪陇人氏,我要状告赵炳南利欲熏心,霸占家产,害我父蒙冤而死。望大人为小女作主呀!

包公:带被告上堂!

赵炳南(目中无人地吼道):好个小刁妇,竟然信口雌黄,混淆视听。包大人啦,你一定不要听她一面之词。

包公:赵炳南,休得无礼!琼瑶,呈状纸。(包公浏览状纸)……

场下响起了响亮的巴掌声!我知道这是乡亲们发自内心的鼓励。

因角色转换,一下扮演好几个角色,演结束后我后背的衣服早已紧紧地贴在背上,脸上的锅烟灰已经在“小河流淌”。小伙伴们看完戏后眼中的满足与亢奋,又让我心里甜滋滋的,总算没有亏欠他们太多。

跑到河边用肥皂卸了妆,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收拾干净。喝着甘甜的巴河水,吃着小伙伴从家里带的红薯,我俨然一位演艺界大腕。

走在回家的路上,抬头望望天空,月亮依旧清澈明净,我走一步,它走一步,因了那晚的月光,因了那晚的戏外之戏,我明白了这一生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不要轻言放弃,而是要努力去拼去闯!

鳳凰山

都市慢生活

生活

08

2021年10月22日

星期五

邮箱:
3213456266@qq.com

□主编:郝 良
□编辑:林 海